



茶 疏

許次紓 著

本館據寶顏堂秘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茶
疏

題然明茶疏敘

陸羽品茶。以吾鄉顧渚所產爲冠。而明月峽元。其所最佳者也。余闢小園其中。歲取茶租自判。童而白首。始得臻其玄詣。武林許公然明。余石交也。亦有嗜茶之癖。每茶期。必命駕造余齋頭。汲金沙玉竇二泉。細啜而探討品隲之。余罄生平習試自祕之訣。悉以相授。故然明得茶理最精。歸而著茶疏一帙。余未之知也。然明化三年所矣。余每持茗椀。不能無期牙之感。丁未春。許才甫携然明茶疏見示。且徵於夢。然明存日。著述甚富。獨以清事托之故人。豈其神情所注。亦欲自附於茶經不朽與。昔鞏氏陶瓷。肖鴻漸像。沾茗者必祀而沃之。余亦欲貌然明於篇端。俾讀其書者。并挹其丰神可也。

萬曆丁未春日吳興友弟姚紹憲識於明月峽中

茶疏小引

吾邑許然明。擅聲詞場舊矣。丙申之歲。余與然明遊龍泓。假宿僧舍者浹旬日。品茶嘗水。抵掌道古。僧人以春茗相佐。竹爐沸聲。時與空山松濤響答。致足樂也。然明喟然曰。阮嗣宗以步兵廚貯酒三百斛。求爲步兵校尉。余當削髮爲龍泓僧人矣。嗣此經年。然明以所著茶疏眎余。余讀一過。香生齒頰。宛然龍泓品茶嘗水之致也。余謂然明曰。鴻漸茶經。寥寥千古。此流堪爲鴻漸益友。吾文詞則在漢魏間。鴻漸當北面矣。然明曰。聊以志吾嗜痂之癖。寧欲爲鴻漸工匠也。越十年。而然明修文地下。余慨其著述零落。不勝人琴俱亡之感。一夕夢然明謂余曰。欲以茶疏災木。業以累子。余遽然覺而思龍泓品茶嘗水時。遂絕千古。山陽在念。淚淫淫濕枕席也。夫然明著述富矣。茶疏其九鼎一臠耳。何獨以此見夢。豈然明生平所癖。精爽成厲。又以余爲臭味也。遂從九京相托耶。因授劄劑以謝然明。其所撰有小品室簞櫛齋集。友人若貞父諸君方謀鈔之。

丁未夏日社弟許世奇才甫撰

茶疏目錄

產茶	今古製法	採摘
炒茶	餉中製法	收藏
置頓	取用	包裹
日用置頓	擇水	貯水
昏水	煮水器	火候
烹點	秤量	湯候
甌注	盪滌	飲嚼
論客	茶所	洗茶
童子	飲時	宜輟
不宜用	不宜近	良友
出遊	權宜	虎林水
宜節	辯訛	考本

許然明先生茶疏

明 安次許次紆然明 著

產茶

天下名山必產靈草。江南地煖，故獨宜茶。大江以北，則稱六安。然六安乃其郡名，其實產霍山縣之大蜀山也。茶生最多，名品亦振。河南山陝人皆用之。南方謂其能消垢膩，去積滯，亦共寶愛。願彼山中不善製法，就於食鑑大薪焙炒，未及出釜，業已焦枯，詎堪用哉。兼以竹造巨筍，乘熱便貯，雖有綠枝紫筍，輒就萎黃，僅供下食。奚堪品鬪。江南之茶，唐人首稱陽羨，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貢茶兩地獨多。陽羨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雨前最勝。近日所尚者，爲長興之羅觥，疑卽古人願渚紫筍也。介於山中，謂之觥。羅氏隱焉，故名羅。然觥故有數處，今惟洞山最佳。姚伯道云：明月之峽，厥有佳茗，是名上乘。要之採之以時，製之盡法，無不佳者。其韻致清遠，滋味甘香，清肺除煩，足稱仙品。此自一種也。若在願渚，亦有佳者。人但以水口茶名之，全與觥別矣。若歙之松羅，吳之虎丘，錢唐之龍井，香氣穠郁，並可雁行。與觥頡頏，往郭次甫亟稱黃山。黃山亦在歙中，然去松羅遠甚。往時士人皆貴天池。天池產者，飲之略多，令人眼滿。自余始下其品，向多非之。近來賞音者，始信余言矣。浙之產，又曰天台之雁蕩，括蒼之大盤，東陽之金華，紹興之日鑄，皆與武夷相爲伯仲。然雖有名茶，當曉藏製，製造不精，收藏無法，一行出山，香味色俱減。錢塘諸

山產茶甚多。南山盡佳。北山稍劣。北山勤於用糞。茶雖易苗。氣韻反薄。往時頗稱陸之鳩坑。四明之朱溪。今皆不得入品。武夷之外。有泉州之清源。倘以好手製之。亦武夷亞匹。惜多焦枯。令人意盡。楚之產曰寶慶。滇之產曰五華。此皆表表有名。猶在雁茶之上。其他名山所產。當不止此。或余未知。或名未著。故不及論。

今古製法

古人製茶。尚龍團鳳餅。雜以香藥。蔡君謨諸公。皆精於茶理。居恒鬪茶。亦僅取上方珍品碾之。未聞新製。若漕司所進第一綱。名北苑試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夸之直。至四十萬錢。僅供數盂之啜。何其貴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以名香。益奪其氣。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時製法。旋摘旋焙。香色俱全。尤蘊真味。

採摘

清明穀雨。摘茶之候也。清明太早。立夏太遲。穀雨前後。其時適中。若肯再遲一二日期。待其氣力完足。香冽尤倍。易於收藏。梅時不蒸。雖稍長大。故是嫩枝柔葉也。杭俗喜于盂中撮點。故貴極細。理煩散鬱。未可遽非。吳淞人極貴吾鄉龍井。肯以重價購雨前細者。狃於故常。未解妙理。階中之人。非夏前不摘。初試摘者。謂之開園。采自正夏。謂之春茶。其他稍寒。故須待夏。此又不當以太遲病之。往日無有於秋日摘茶者。近乃有之。秋七八月。重摘一番。謂之早春。其品甚佳。不嫌稍薄。他山射利。多摘梅茶。梅茶澀苦。止堪作下

食且傷秋摘佳產戒之。

炒茶

生茶初摘香氣未透必借火力以發其香然性不耐勞炒不宜久多取入鑪則手力不勻久於鑪中過熟而香散矣甚且枯焦尙堪烹點炒茶之器最嫌新鐵鐵腥一入不復有香尤忌脂膩害甚於鐵須豫取一鑪專用炊飲無得別用採茶之薪僅可樹枝不用幹葉幹則火力猛熾葉則易燄易滅鑪必磨瑩旋摘旋炒一鑪之內僅容四兩先用文火焙軟次用武火催之手加木指急急鈔轉以半熟爲度微俟香發是其候矣急用小扇鈔置被籠純綿大紙襯底燥焙積多候冷入餅收藏人力若多數鑪數籠人力卽少僅一鑪二鑪亦須四五竹籠蓋炒速而焙遲燥濕不可相混混則大減香力一葉稍焦全鑪無用然火雖忌猛尤嫌鑪冷則枝葉不柔以意消息最難最難。

畝中製法

畝之茶不炒甌中蒸熟然後烘焙緣其摘遲枝葉微老炒亦不能使軟徒枯碎耳亦有一種極細炒畝乃采之他山炒焙以欺好奇者彼中甚愛惜茶決不忍乘嫩摘採以傷樹本余意他山所產亦稍遲採之待其長大如畝中之法蒸之似無不可但未試嘗不敢漫作。

收藏

收藏宜用磁甕大容二三十斤四圍厚箬中則貯茶須極燥極新專供此事久乃愈佳不必歲易茶須築

實仍用厚箬填緊甕口。再加以箬。以真皮紙包之。以苧麻緊扎。壓以大新磚。勿令微風得入。可以接新。

置頓

茶惡濕而喜燥。畏寒而喜溫。忌蒸鬱而喜清涼。置頓之所。須在時時坐臥之處。逼近人氣。則常溫不寒。必在板房。不宜土室。板房則燥。土室則蒸。又要透風。勿置幽隱。幽隱之處。尤易蒸濕。兼恐有失點檢。其閣庀之方。宜磚底數層。四圍磚砌。形若火爐。愈大愈善。勿近土牆。頓甕其上。隨時取竈下火灰。候冷。簇於甕傍。半尺以外。仍隨時取灰火簇之。令裏灰常燥。一以避風。一以避濕。却忌火氣入甕。則能黃茶。世人多用竹器貯茶。雖復多用箬護。然箬性峭勁。不甚伏帖。最難緊實。能無滲罅。風濕易侵。多故無益也。且不堪地爐中頓。萬萬不可。人有以竹器盛茶。置被籠中。用火卽黃。除黃卽潤。忌之忌之。

取用

茶之所忌。上條備矣。然則陰雨之日。豈能擅開。如欲取用。必候天氣晴明。融和高朗。然後開缶。庶無風侵。先用濕水濯手。庶悅拭燥。缶口內箬。別置燥處。另取小罌貯所取茶。量日幾何。以十日爲限。去茶盈寸。則以寸箬補之。仍須碎剪。茶日漸少。箬日漸多。此其節也。焙燥築實。包扎如前。

包裹

茶性畏紙。紙於水中成。受水氣多也。紙裹一夕。隨紙作氣盡矣。雖火中焙出。少頃卽潤。雁蕩諸山。首坐此病。每以紙帖寄遠。安得復佳。

日用頓置

日用所需貯小器中。箬包苧扎。亦勿見風。宜卽置之案頭。勿頓巾箱書篋。尤忌與食器同處。並香藥則染香藥。海味則染海味。其他以類而推。不過一夕。黃矣變矣。

擇水

精茗蘊香。借水而發。無水不可與論茶也。古人品水。以金山中泠爲第一。泉第二。或曰廬山康王谷第一。廬山余未之到。金山頂上井亦恐非中泠古泉。陵谷變遷。已當湮沒。不然。何其漓薄不堪酌也。今時品水。必首惠泉。甘鮮膏腴。至足貴也。往日渡黃河。始憂其濁。舟人以法澄過。飲而甘之。尤宜煮茶。不下惠泉。黃河之水。來自天上。濁者土色也。澄之旣淨。香味自發。余嘗言有名山則有佳茶。茲又言有名山必有佳泉。相提而論。恐非臆說。余所經行。吾兩浙兩都。齊魯楚粵。豫章滇黔。皆嘗稍涉其山川。味其水泉。發源長遠。而潭沚澄澈者。水必甘美。卽江湖溪澗之水。遇澄潭大澤。味咸甘冽。唯波濤湍急。瀑布飛泉。或舟楫多處。則苦濁不堪。蓋云傷勞。豈其恆性。凡春夏水漲則減。秋冬水落則美。

貯水

甘泉旋汲用之則良。丙舍在城。夫豈易得。理宜多汲貯大甕中。但忌新器。爲其火氣未退。易於敗水。亦易生蟲。久用則善。最嫌他用。水性忌木。松杉爲甚。木桶貯水。其害滋甚。挈餅爲佳耳。貯水甕口。厚箬泥固。用時旋開。泉水不易。以梅雨水代之。

昏水

昏水必用瓷甌。輕輕出甌。緩傾銚中。勿令淋漓甌內。致敗水味。切須記之。

煮水器

金乃水母。錫備柔剛。味不鹹澁。作銚最良。銚中必穿其心。令透火氣。沸速則鮮嫩風逸。沸遲則老熟昏鈍。兼有湯氣。慎之慎之。茶滋于水。水藉乎器。湯成于火。四者相須。缺一則廢。

火候

火必以堅木炭爲上。然木性未盡。尙有餘烟。烟氣入湯。湯必無用。故先燒令紅。去其烟焰。兼取性力猛熾。水乃易沸。既紅之後。乃授水器。仍急扇之。愈速愈妙。毋令停手。停過之後。寧棄而再烹。

烹點

未曾汲水。先備茶具。必潔必燥。開口以待。蓋或仰放。或置瓷盂。勿竟覆之案上。漆氣食氣。皆能敗茶。先握茶手中。俟湯既入壺。隨手投茶湯。以蓋覆定。三呼吸時。次滿傾盂內。重投壺內。用以動盪。香韻兼色不沉。滯更三呼吸頃。以定其浮薄。然後瀉以供客。則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吟壇發其逸思。談席滌其玄衿。

秤量

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則香氣氤氳。大則易於散漫。大約及半升。是爲適可。獨自斟酌。愈小愈佳。容水半

升者量茶五分其餘以是增減。

湯候

水一入銚便須急煮候有松聲卽去蓋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之後水有微濤是爲當時大濤鼎沸旋至無聲是爲過時過則湯老而香散決不堪用。

甌注

茶甌古取建窰兔毛花者亦鬪碾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純白爲佳兼貴於小定窰最貴不易得矣宣城嘉靖俱有名窰近日倣造間亦可用次用真正回青必揀圓整勿用齒齷茶注以不受他氣者爲良故首銀次錫上品真錫力大不減慎勿雜以黑鉛雖可清水却能奪味其次戶外有油瓷壺亦可必如柴汝宣成之類然後爲佳然滾水驟澆舊瓷易裂可惜也近日饒州所造極不堪用往時龔春茶壺近日時彬所製大爲時人寶惜蓋皆以粗砂製之正取砂無土氣耳隨手造作頗極精工顧燒時必須火力極足方可出窰然火候少過壺又多碎壞者以是益加貴重火力不到者如以生砂注水土氣滿鼻不中用也較之錫器尙減三分砂性微滲又不用油香不竄發易冷易餽僅堪供玩耳其餘細砂及造自他匠手者質惡製劣尤有土氣絕能敗味勿用勿用。

盪滌

湯銚甌注最宜燥潔每日晨興必以沸湯盪滌用極熟黃麻巾脫向內拭乾以竹編架覆而皮之燥處烹

時隨意取用。修事既畢。湯銚拭去餘瀝。仍覆原處。每注茶甫盡。隨以竹筋盡去殘葉。以需次用。既中殘瀝。必傾去之。以俟再斟。如或存之。奪香敗味。人必一盃。毋勞傳遞。再巡之後。清水滌之爲佳。

飲啜

一壺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鮮美。再則甘醇。三巡意欲盡矣。余嘗與馮開之戲論茶候。以初巡爲停停。嬾嬾。十三餘。再巡爲碧玉破瓜年。三巡以來。綠葉成陰矣。開之大以爲然。所以茶注欲小。小則再巡已終。寧使餘芬剩馥。尙留葉中。猶堪飯後供啜。嗽之用。未遂棄之可也。若巨器屢巡。滿中瀉飲。待停少溫。或求濃苦。何異農匠作勞。但需涓滴。何論品賞。何知風味乎。

論客

賓朋雜沓。止堪交鐘觥籌。乍會泛交。僅須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調。彼此暢適。清言雄辯。脫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汲水點湯。量客多少。爲役之煩簡。三人以下。止蒸一爐。如五六人。便當兩鼎爐。一童湯方調適。若還兼作。恐有參差。客多姑且罷火。不妨中茶投果。出自內局。

茶所

小齋之外。別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閉塞。壁邊列置兩爐。爐以小雪洞覆之。止開一面。用省灰塵騰散。寮前置一几。以頓茶注茶盃。爲臨時供具。別置一几。以頓他器。旁列一架。巾帨懸之。見用之時。卽置房中。斟酌之後。旋加以蓋。毋受塵汗。使損水力。炭宜遠置。勿令近爐。尤宜多辦宿乾。易熾。爐少去壁。灰宜頻掃。總

之以慎火防燕。此爲最急。

洗茶

煎茶摘自山麓。山多浮沙。隨雨輒下。卽着於葉中。烹時不洗去沙土。最能敗茶。必先盥手令潔。次用半沸水。扇揚稍和。洗之。水不沸。則水氣不盡。反能敗茶。毋得過勞。以損其力。沙土旣去。急於手中擠令極乾。另以深口瓷盒貯之。抖散待用。洗必躬親。非可僱代。凡湯之冷熱。茶之燥濕。緩急之節。頓置之宜。以意消息。他人未必解事。

童子

煎茶燒香。總是清事。不妨躬自執勞。然對客談諧。豈能親蒞。宜教兩童司之。器必晨滌。手令時盥。爪可淨剔。火宜常宿。量宜飲之時。爲舉火之候。又當先白主人。然後修事。酌過數行。亦宜少輟。果餌間供。別進濃瀋。不妨中品充之。蓋食飲相須。不可偏廢。甘醲雜陳。又誰能鑒賞也。舉酒命觴。理宜停罷。或鼻中出火。耳後生風。亦宜以甘露澆之。各取大盃。撮點雨前細玉。正自不俗。

飲時

心手閒適

披咏疲倦

意緒棼亂

聽歌拍曲

歌罷曲終

杜門避事

鼓琴看畫

夜深共語

明牕淨几

茶 疏

洞房阿閣

訪友初歸

小橋畫舫

荷亭避暑

兒輩齋館

宜輟

作事

大雨雪

人事忙迫

不宜用

惡水

銅銚

麩炭

不潔巾帨

不宜近

賓主款狎

風日晴和

茂林修竹

小院焚香

清幽寺觀

觀劇

長筵大席

及與上宜飲時相反事

敝器

木桶

粗童

各色果實香藥

佳客小姬

輕陰微雨

課花責鳥

酒闌人散

名泉怪石

發書柬

繙閱卷帙

銅匙

柴薪

惡婢

陰室

廚房

市喧

小兒啼

野性人

童奴相聞

酷熱齋舍

良友

清風明月

紙帳楮衾

竹牀石枕

名花琪樹

出遊

士人登山臨水。必命壺觴。乃茗椀薰爐。置而不問。是徒游於豪舉。未託素交也。余欲特製游裝。備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異室。茶罌一注。二銚。一。小甌。四洗。一。瓷合。一。銅爐。一。小面洗。一。巾副之。附以香奩。小爐。香囊。七筋。以為半肩。薄甕貯水三十斤。為半肩足矣。

權宜

出遊遠地。茶不可少。恐地產不佳。而人鮮好事。不得不隨身自將。瓦器重難。又不得不寄貯竹箬。茶甫出。甕焙之。竹器曬乾。以箬厚貼。實茶其中。所到之處。即先焙新好瓦餅。出茶焙燥。貯之餅中。雖風味不無少減。而氣與味尚存。若舟航出入。及非車馬修途。仍用瓦缶。毋得但利輕齋。致損靈質。

虎林水

茶疏

杭兩山之水。以虎跑泉爲上。芳冽甘腴。極可貴重。佳者乃在香積廚中土泉。故其土氣人不能辨。其次若龍井珍珠錫丈韜光幽淙靈峰。皆有佳泉。堪供汲煮。及諸山溪澗澄流。併可斟酌。獨水樂一洞。跌蕩過勞。味遂漓薄。玉泉往時頗佳。近以紙局壞之矣。

宜節

茶宜常飲。不宜多飲。常飲則心肺清涼。煩鬱頓釋。多飲則微傷脾胃。或泄或寒。蓋脾土原潤。腎又水鄉。宜燥宜溫。多或非利也。古人飲水飲湯。後人始易以茶。卽飲湯之意。但令色香味備。意已獨至。何必過多。反失清冽乎。且茶葉過多。亦損脾胃。與過飲同病。俗人知戒多飲。而不知慎多費。余故備論之。

辯訛

古人論茶。必首蒙頂。蒙頂山蜀雅州山也。往常產。今不復有。卽有。亦彼中夷人專之。不復出山。蜀中尙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今人囊盛如石耳。來自山東者。乃蒙陰山石苔。全無茶氣。但微甜耳。妄謂南山茶。茶必木生。石衣得爲茶乎。

考本

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結昏。必以茶爲禮。取其不移置子之意也。今人猶名其禮曰下茶。南中夷人定親。必不可無。但有多寡。禮失而求諸野。今求之夷矣。

余齋居無事。頗有鴻漸之僻。又桑苧翁所至。必以筆牀茶竈自隨。而友人有同好者。數謂余宜有論著。

以備一家。貽之好事。故次而論之。倘有同心。尙箴余之闕。葺而補之。用告成書。甚所望也。

次紆再識